



黎巴嫩短篇小說集

1067

黎巴嫩短篇小說集

阿敏·雷哈尼等著

水關 季青 秦水樸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РАССКАЗЫ ПИСАТЕЛЕЙ ЛИВАН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8

黎巴嫩短篇小说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番号 1538 字数 196,000 开本 787×1092 纸 $\frac{1}{32}$ 印张 $5\frac{3}{4}$ 插页 2

1960年4月北京第1版 196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100册

定价 (3) 0.48元

統一書號, 10019·1538

定 价, 0.48 元

目 次

阿敏·雷哈尼

高楼大厦..... 1

貝魯特的一天..... 13

紀伯伦·哈里尔·紀伯伦

来自巴罗的瑪尔塔..... 22

瓦尔达·阿里·哈妮..... 35

〔以上水臨譯〕

米哈伊尔·努埃梅

不妊的妇人..... 54

金鋼鑽婚..... 82

馬龙·阿布德

米利亚德..... 90

〔以上季青譯〕

“不，神父……”..... 100

主显节之夜..... 110

〔以上素水譯〕

謝爾馬·薩耶格

吉拉尼亞·海法的故事..... 125

拉烏夫·胡里

童年..... 132

列沙德·达尔古特

山園里的一次相逢..... 143

妇女的力量..... 150

穆罕墨德·伊勃拉吉姆·达克魯勃

碎玻璃片..... 156

比蟠桃还甜..... 167

〔以上李青譯〕

譯后記..... 177

高樓大廈

阿敏·雷哈尼

我离开扎拉，踏上了旅途；在那边，我的殷勤的主人是学者厄薩·阿里·馬留夫，他是一位三个儿子都是詩人的高貴的父亲。上帝保佑！我希望上帝帮助我象过去一样平安地完成这次旅行。我从扎拉出发，沿着貝加平原上的公路向西南走去。公路蜿蜒在田地和漫山遍野的葡萄园之間，在这一片翠綠中隱藏着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最好的结实累累的葡萄园就散布在这里。每一串葡萄都应归功于在这里扒松土壤、修剪蔓藤的勤劳的双手，这双手是爱劳动的（它从知識中学得了手艺，从經驗和热爱中养成了对土地的忠誠）。葡萄园可說是貝加平原的美丽和驕傲。在这些葡萄园中散布着一些平屋頂的矮房子，金碧輝煌，并不难看。这些住宅的外表說明了住戶的身份，并能使人們产生贊美和景仰的感情。这里还有簡陋的教堂和一种屋頂絕對不象教堂圓屋頂的高聳建築物。

亲爱的讀者，我們到过修道院——耶穌会^①神父的修道院；在这里，使人惊奇、悲哀和忧愁的世俗生活法則，仍然凌駕一切。你要热爱劳动，改进自己的劳动，巩固耶穌会的团结和秩序，还要恭順，这样你才能在今生和来世中得到幸福。暗地里，不管你是虔誠的教徒或异教徒、行善的或道德敗坏的、热誠的或傲慢的，你愿意怎样都可以，但是在表面上，你必须馴服、奋发、勤恳和忍耐，这样你才能得到最大的幸福。除此以外，一切都是空的，不过是一陣风而已。可敬的神父！你要知道这一点。劳动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人們和祖国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始至终都是属于神父們的最高利益。

先知大卫曾說过：“我的儿子！把你的心交出来吧！”耶穌会的总管对普通神父們說：“我的兄弟！把你的意志交給我！”而耶穌会的普通神父却对自己的信徒职工們說：“我的儿子，把你的意志、双手、大腦和心都獻給我！你用自己的手段达到目的，不管这种手段是怎样的卑鄙和詭詐。”劳动、服从、守秩序和贊美上帝吧！让祭司去号召大家祈禱，而你自己却坐享其成；让改革家去歌唱自由，而你自己却屈服于压制自由的权力；让哲学家去空談真理、正义和平等，而你自己却滿足于服从、和平和宁靜。

① 耶穌会是天主教的一个派，它假借宗教勢力，在各国大搞政治活动。

兄弟啊！把你的意志、双手和理智献给我吧！然后我给你一块面包作为交换，还给你信心和在市场天平上能量得出来的智慧，并教你安分守己。除此以外，一切都是空的，不过是一阵风而已。

这个修道院的最高信条就是如此。那悦目的葡萄园，那既作为可靠的掩护，又作为坚固的秘窟的教堂，那出售给信徒和无神论者的美酒……总之，世界是属于你们的，耶稣会教徒们！

在开始旅行的时候，我曾考虑过走哪一条路线：到扎拉去还是到苏法尔去？我想到扎拉去，是因为我喜欢那里的移民；但是在苏法尔也有一件事情吸引着我，我想去看看贝鲁特的贵族们是怎样消遣的，参观他们引以为自豪的赌场，并且第一次见识一下轮盘赌（知道总比不知道好）。那时，全黎巴嫩只有一个赌场，就在苏法尔，连贝鲁特近郊也没有比苏法尔更大、更豪华的旅馆，因此我的好奇心是可以理解的。

总之，感谢上帝，我终于住进高楼大厦了。亲爱的读者，请原谅我把话扯远了。我还是刚来到这座大厦所在的花园呢。在高大的树下摆着小凳子。我坐在凳子上休息，准备尽情欣赏和浏览一切。忽然我发现了坐在树下圆桌旁边的老爷和太太们的眼睛。他们喝着咖啡或者是茶，但是他们的眼睛却惊疑地望着我。他们互相使眼色，并且交头接耳。他们谈了些什么呢？是我的外貌引起他

們注目嗎？我並不惊奇，因為在這裡的一伙人當中，我是孤獨的。但是，大家知道，受過教育的文明男人和女人，對任何事情都不會大驚小怪，或者寬宏大量地不去理會那些不體面的事情。

為了避開他們的目光，我走進了旅館，向人多的地方走去。我穿過賓客擁擠的大門；不知不覺地來到大廳。大廳里擺設了鋪着藍呢的桌子，男人和女人們圍繞桌子坐着打撲克。

這裡寂無人聲，到處都使人感到緊張的期待和一種莫可名狀的氣氛。是疲乏嗎？是厭倦嗎？是隱含一線希望的絕望嗎？是精神頹喪嗎？或者，總而言之，多少有一點兒麻痺感情和理智的麻醉劑嗎？我覺得這些人象在神殿里默禱，象在咖啡館里吸印度大麻煙，或者象在製造政治陰謀。我似乎看見了女人把手伸入男人的口袋，而男人也偷偷地扒女人的錢包。賭神展開一黑一白的翅膀，飛臨他們頭上，託他們狂賭、輸光、絕望，最後把賭博犧牲者埋葬……瞧吧！那張鋪着綠呢子的長桌就是輪盤賭。在桌子中間標寫了數字，畫出了綠方格和紅方格。這裡有一個奇異的圓圈，還有一個更奇異的輪盤。殷實的莊家就坐在桌子旁邊。他的手里拿着一個白色骨制的小球。他的旁邊放着一把帶有長柄的鏟子；莊家就用它來扒攏贏來的錢，或者把錢扒給賭贏的人。人們都站在桌子前面。他們把賭注下在某個數字上或紅、綠方格里

……“下賭注吧！下賭注吧！”当賭注下好了的时候，庄家用法語郑重地宣布：“Le jeu est fait.”^① 然后他轉动輪盘，并把骨制的小球向它擲去。輪盘轉动得那么快，当你刚刚发现它在轉动，它却已減低了速度。現在又可以看到小球了：它在旋轉着，沿着圓圈从这一个数字滾到另一个数字、从这一種顏色的方格滾到另一种顏色的方格里。賭徒們的眼睛聚精会神地跟着它轉动，他們充滿着恐惧和希望的心在砰砰地跳动着。最后，当輪盘停下来的时候，小球也靜止不动了，它使某些人升到极乐的頂峰，又使另外一些人跌入絕望的深渊。庄家把賭贏的錢分配一下，剩余的錢全部撈到自己身边。然后又喊：“下賭注吧！下賭注吧！”

不瞞大家說，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奇妙的发明时，它使我惊奇，并把我迷住了。我庆幸自己达到了目的。我早就想見識一下輪盘賭，这是我的秘密愿望。正当我怡然自得的时候，竟然有一个賭徒，大半是賭輸了，他惡意地望着我，并向看門的人使眼色。看門的人是一个健壯的瘦高个子，穿着阿拉伯服裝——呢質的灯籠褲子和系絲腰帶的綉金長衫。他在我似乎覺得快乐极了的那一时刻，走近我的身边，用他粗大的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問道：

“您是來瞧的嗎？”

“我是來瞧的，”我回答說。

① 法文，意思是“賭注已下好了”。

“請您來一下！”

“什么事情？另外還有更好看的東西嗎？”

“請您來一下！”他走在我的前面，重複地說着。我問他是否除了“請您來一下”以外，就不會說其他的話了。但是這個看門的人還是這樣彬彬有禮地重複着這句話，接着他又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然後打開大門，生氣地嘮叨了些什么。這是什麼意思呢？他是要攆我嗎？這一次，看門的人却在我已熟悉的那句話以外又添上了一句：

“不住在這間旅館的人，恕不招待。”

我知道，賭場的大門是對所有的人開放的，但是我沒有對他說：“你在說謊！”他是彪形大漢，而我卻遠非身材魁梧的人。在考慮過自己的條件之後，我還是聲明我想住旅館。

“請吧！我領您到經理室去，您在那里登記自己的大名，”看門的人說。

“你真會說話，象你剛才攆我那樣高明！”我回答說。我決定冒險試一試，於是改變聲調補充說：“但是你對自己的行為會懊悔的。你去懊悔吧！辦公室在哪里？經理在哪里？”

經理的聲調似乎更婉轉，他的聲音比守門的人更甜，“旅館客滿了，先生！”

“一張床位也沒有嗎？”

“一張也沒有，先生！”

“那么我睡沙发吧!”

“不能,先生!不能。”

我非常明白,隱藏在这种令人厌恶的客气后面的是什麼——要知道他必須讓他的住客們保持寧靜,並使他們的眼光不致接觸到一切不體面的東西。從經理室出來,走過牆上的一面大鏡子的时候,我停留了片刻,心里想道:“你真是一个草包!”然而我却充滿了决心,一定要在这个旅館里歇宿一夜,并且要爭取勝利。

我來到了花園。現在我只剩下一縷希望。從貝魯特開來的晚班火車應該到達蘇法爾了。在這班火車里載着住別墅的闊人們,他們每天從那里乘車前來工作。當然,其中可以找到認識我的人,他能再帶我進入“文明”人階層中,免受屈辱。因此,我就坐在花園里的小凳子上,等待著不久就要到達的列車。

他們把我從旅館里攆出來,那好极了!明天貝魯特某家報刊就要登載這條消息,並且用相當誇張的手法把它報導出來。國內及海外的報紙也都會抓住這條消息,把它描寫得適合讀者口味。這樣,我就似乎揍了守門人一頓,使他俯首就范。那時我雖然還是瘦弱的、蒼白的、丑陋的,但是我不斷地想起了阿里·穆塔納比^①的詩句:

① 穆塔納比(915—965)是阿拉伯中世紀的著名詩人。據說他是挑水工人的兒子。他在948—957年中當過宮廷詩人,後被迫流寓國外。他的詩以詞彙豐富見長。

如果我沒有和你開始談話，

那麼你也許不會發覺我的厲害。

不過，^①我沒有把自己看作頭髮具有神力的參孫^①。

讀者！我已經告訴過你，守門人是一個健壯的瘦高個子。但是我忘記說，除此以外，他還是一個蓄有濃密的、鬆曲的、染色的長胡子的人。蓄有這種胡子的人為了捍衛胡子的尊嚴和為它爭光，是會拔劍而鬥的。我去冒生命的危險，能算是理智嗎？

於是我就坐在花園里，等待自己的救星。雖然好奇的人因為到處傳遍了關於我在旅館里發生的事情，現在更加露骨、更加貪婪地注視著我了，但是他們的眼光並沒有使我感到不安。我假裝睡着了，而且後來大概真的睡熟了；因此，無論如何我也瞧不見這些眼光。我闔上眼瞼，忍氣吞聲，让我的心平靜下來，沉浸在奇怪的冥想里。忽然我覺得有人輕輕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睜開了眼睛，內心高興極了。貝魯特的列車到达了，我親愛的朋友，善良的朱爾吉·杰緬特里·蘇爾蘇克——當代貴族階層中的偉人，已經站在我的面前。

① 根據《舊約全書》《士師記》13—16章，參孫能赤手空拳格殺獅子。他的情婦大利拉探知了他的神力全在七辮頭髮上的秘密，乘他熟睡時剪掉了他的頭髮，並將他出賣給腓力基人，於是他被囚禁在地下神殿里。當他的頭髮重新長起來了，他又恢復了神力，摧毀了神殿，但是在神殿倒塌時，他和敵人同歸于盡了。

“是你呀？阿敏！你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坐在这里？站起来吧，我們一道进旅館去。”

我把一切都对他談了，他却哈哈大笑。然后他从头到脚端詳了我一下，他的脸上才現出怒容。他牵着我的手，我們一道走进旅館，逕直往經理室去。我的朋友在那里大发雷霆：“你知道你侮辱了誰嗎？这是H先生。他……他……他……”

“噯！馬利！去向先生們謝罪吧！”

守門人来了，首先向朱尔吉謝罪，然后向我謝罪。朱尔吉回过头对經理說：“給他最好的房間吧！”

經理把仆人叫来，命令他引我去看房間。过了一会儿，仆人从我朋友那里給我拿来了刷子和梳子，接着朱尔吉派来的擦皮鞋的人也来了。在我抖淨了身上的尘土，梳洗过了，并且重新擦亮了皮鞋之后，我才来到客厅，朱尔吉早已在那里等着我了。我們一道走进狭长的大厅，大部分客人已經坐好在桌子边了，他們紛紛向我朋友这边的小桌子走过来。朱尔吉既客气而又大胆地称赞我，尽管我的外表古怪，而且刚才又发生过这件事情，他还是大胆地庇护着我。我在这里出現，对貴族传统是一种明显的破坏；对他們虛偽的驕傲也是一种勇敢的打击。生活的欢乐又回到我的身边。现在我渴望看見那种咄咄逼人的目光，但是它到哪里去了呢？所有的眼睛都低垂下来了。这些眼睛还是那些貴人們的眼睛。这些人是多

么不可思議啊！在他們身上交織着一些矛盾：凌辱別人和自行取辱，粗暴驕傲和恭順獻媚。

“朱尔吉·杰緬特里·苏尔苏克是这个人的朋友啊！”

“輕一点說，亲爱的！他是朱尔吉·杰緬特里的朋友。”

“低下眼睛，我的亲爱的！”

这一天晚上，旅館里举行了舞会。我和朋友站在大厅里看別人跳舞。大多数男人穿着燕尾服，女人則是巴黎式的打扮，穿着袒胸的服裝。当时穿这种服裝被認為是最放蕩的。我装作天真地对我的朋友說：“我不能只看跳舞，而不去約請女人跳舞呀！这里的习惯是怎么样的？人家会答应嗎？”

我的假装天真騙不过我的朋友，他接着說：“你喜欢哪一个呢？”

我指着一位穿着紫紅色衣服的身材苗条的碧眼金发女郎。他喚着她的名字，把她叫来了。她走过来，操着法語講了些什么。朱尔吉向她介紹我：“这是H先生，他是詩人和作家。”

她笑着說：“Vous vous manquez de moi！”^①接着她就走开了。我的朋友笑了，他向我建議：“或者你另挑一个，好嗎？”

① 法文，意思是“您在和我开玩笑”。

我拒絕了这个建議說：“不！我已經够了。”

第二天早晨，我把仆人叫来，問他旅館里是否有供客人洗澡的热水。

“馬上就有，先生。我去升火，再过一刻鐘就来請你洗澡。”

一刻鐘过去了，接着半小时也过去了。我正要去洗澡，但是刚開門，就吓得跳回来了：从房間里冒出来的烟，象从活火山的噴火口冒出来似的向我袭来。滿屋子里都是烟。我大声叫喊：“失火了！失火了！”仆人跑来了；男、女住客們也从房間里跳出来了，其中有些人还是穿着睡衣。大家都吓坏了，急忙下楼到最下面的一层去。

然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大概是仆人給浴室烧热水的时候，又去做其他的事情去了。热水箱有根管子裂了，因此房間里很快地充滿了烟。我試圖向一位仆人說明这一点，但是他却站在浴室門口，搖頭表示怀疑。于是我把他拖进房間来，大声說：“把窗戶打开！”

过了一会儿，仆人来对我說，烟全部从窗戶出去了。

“請去洗澡吧！”

我再去洗澡，但是这一次似乎水已冰凉了。我問他們为什么不修理热水箱，仆人搖着头回答道：“如果只是一根管子坏了，那么也許一切都好办了。”

“但是，难道你們的客人就不要洗澡嗎？”

“不，先生！有时象您这样仁慈的客人会要求洗澡